

《瑜伽師地論》及其〈攝事分〉略考（下）

／釋大田

而〈攝事分〉的第五部份〈攝事分中調伏事總擇攝第五〉，有的藏經版本並無「第五」二字，表示「第五」的數字，並不一定存在於梵文原本。而且其後第六部份的〈攝事分中本母事序辯攝〉也沒有「第六」的次序，所以第五可能是後代所加。如果以經律論的順序來排，也許要排成第二、第三比較妥當。〈調伏事總擇攝〉（卷九十九）的開頭說：「如是已說素怛纜摩怛理迦，云何名為毗奈耶事摩怛理迦？謂即從此四種經外別解脫經所有廣說摩怛理迦，展轉傳來，如來所說，如來所顯，如來所讚，名毗奈耶摩怛理迦。此毗奈耶摩怛理迦總相少分，我今當說」。亦即毗奈耶的本母，即是要解釋《別解脫戒經》，但是這裡只論述其「總相少分」。表示如果要將律藏廣加解釋，會有大量的內容；而此處只是講其一般的特徵，而且只是講一些（少分）而已。另外，菩薩戒的本母，攝於〈菩薩地〉中，不但有別譯本以《菩薩善戒經》為經名，而其中所述的大乘菩薩戒，已經成為藏傳菩薩戒的主體了。

藏譯本〈攝調伏('Dul ba sdus ba)〉裡面，開頭即有總攝頌一頌，之後有七十二頌攝要，這兩部份自成一個段落；然後又是同內容的總攝頌一頌，之後才是正文。這一出現兩次的總攝頌，其內容與漢譯本一致。而此藏譯本卷首的總頌一頌與七十二頌攝要，則是漢譯本所缺。而其總頌的重複，顯示這一總頌與七十二攝頌，是後人從〈攝調伏〉的正文裡面拔萃所成。由於〈菩薩地〉的〈戒品〉，也有月官菩薩的《菩薩律儀二十頌》之作，〈攝調伏〉的七十二攝頌，也有可能是在玄奘時代到藏譯時代之間，基於同一情況下的作品，而附入

於〈攝調伏〉的卷首。而且第七十二頌正好與現存藏譯本的最後一致，顯然當時的原本已經缺漢譯最後一段，所以也缺最後一段的攝頌了。

漢譯〈調伏事總擇攝〉（卷一百）的最後，說：「如是略引隨順此論境智相應調伏宗要摩怛理迦，其餘一切，隨此方隅皆當覺了」。表示此處只是略述概要，其他則依理類推。而這個結語，也是藏譯〈攝調伏〉所缺的。

〈攝事分〉的最後一部份，是非常簡短的〈攝事分中本母事序辯攝〉，而且唯有漢譯本現存。為何會有這麼簡短的「本母」呢？此〈本母事序辯攝〉開頭就說：「如是已說毗奈耶事摩怛理迦。云何名為摩怛理迦事？謂若素怛纜摩怛理迦，若毗奈耶摩怛理迦，總略名一摩怛理迦。雖更無別摩怛理迦，然為略攝流轉還滅雜染清淨法故，我今復說分別法相摩怛理迦」。也就是到〈調伏事總擇攝〉為止，所有的本母應該都已經論述完畢，所有經律的解釋，總名為一大本母，不應該還有別的本母。但是為了「略攝流轉還滅雜染清淨法」，所以再略加說明「分別法相」的本母。

此「本母的本母」（「分別法相摩怛理迦」），就是建立本母的原則與方法。而〈本母事序辯攝〉接著舉了攝頌並加以解釋：「嗚柁南曰：要由餘釋餘，非即此釋此，於前略序事，自後當廣辯。若有諸法應為他說，要以餘門先總標舉，復以餘門後別解釋。若如是者，名順正理。非即此門先總標舉，還以此門後別解釋。如先總舉：云何有為？後別釋言：所謂五蘊。若如是者，名順正理。非先總舉：云何有為？後別釋言：所謂有為。如是一切應隨覺了。略由二相，應知

建立分別法相摩怛理迦：一者先略序事，二者即依如是所略序事，後當廣辯」。意思是要解釋法相時，先舉出大集合，其次要以集合裡面的元素來說明整個集合具有什麼內容，不能只是重複以大集合解釋大集合，那樣就無法了解集合裡面有什麼了。也就是開始要先說大集合的總論(uddeśa，總標舉、標，例如：有爲)，然後再說元素個別解釋的別論(nirdeśa，別解釋、釋，例如：五蘊)。而如果以玄奘譯語特徵來看，「序事」可能是ādi(初分)，而「廣辯」可能是vibhaṅga(分別)的翻譯。

而這種標釋(序辯)的方法，不只《瑜伽論》使用，連經量部也用它。例如《順正理論》裡面在批判世親《俱舍論》時，砲火也集中到經量部的上座。經量部的上座雖然不是世親之師，但是年紀很大，德高望重，屬於世親的師資輩，其主張常為《俱舍論》所支持或引用。例如《順正理論》(卷二十七，大正二九，頁四九五中)說：「彼上座言：諸有聖教，佛自標釋，名了義經；所餘契經，名不了義」。而且還批判上座：「彼言非理，諸有聖教，未見誠文，說如是相。唯是上座，妄為圖度」。表示上座以經中自有標釋的方法，而以此當作是判決了不了義的準繩，並以此標釋作為解釋經典的方法根據。但是眾賢眼裡，這不過是經量部上座的個人看法，並不是佛經本有的內涵。而《順正理論》也接著舉例說：「又即於此《緣起契經》，雖佛於中自標自釋，而彼上座，自以多門，解釋彼經，深隱理趣」。表示眾賢認為，標釋的方法，已經被上座(及其徒黨，包括世親)惡用了。

但是經由現代學者的考證，發現玄奘翻譯的《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也有標釋的內容，而這部經傳為經量部的誦本，也可以發現此經被世親的《緣起經釋(緣起論、緣起初分分別疏)》所引用，而標釋的解釋方法也

出現在世親此論裡面。世親解釋《緣起經》的「初分ādi」為「標uddeśa」，而解釋其「分別vibhaṅga」為「釋nirdeśa」，與上座所說，或與《瑜伽論》〈攝事分〉〈契經事〉對《緣起經》(《雜阿含》第298經)的標釋解釋：「先總標舉，說名為初；後即於此復廣開示，說名分別」(de la bstan pa ni dang po'o// de nyid rgyas par rnam par dbye ba ni rnam par dbye ba'o//)一樣，顯示兩者可能都被世親所繼承。由於《緣起經釋》也引用《瑜伽論》，所以可以推測世親撰寫此書時可能已經學習大乘瑜伽，而且有可能基於經量部與瑜伽師的理論來暗中反駁眾賢。如果無著的年紀與世親相差不大，經量部上座也可能是無著的上一輩人物。表示無著從彌勒菩薩所學的大乘瑜伽而編纂在《瑜伽師地論》裡面的，有可能與經量部上座的學說有共通性。標釋的經典解釋方法論，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如果《瑜伽論》的形成與經量部上座的活躍，都較無著世親早一輩，而以西元四世紀為中心的話，標釋的方法論可能在當時已經成為經量部與瑜伽師兩大學派的經典解釋方法論，而後來都為無著世親所繼承，並且被有部的眾賢尊者所批判。而如果要了解〈本母事序辯攝〉的「序辯」究竟有何意義與功能，除了《瑜伽論》本身的解釋以外，世親的著作，諸如《緣起經釋》，也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因為〈本母事序辯攝〉唯存漢譯，《緣起經釋》則唯有梵文殘卷及藏譯，所以三種語言的相關資料互相參照的意義可說不少。

印順法師對於眾賢《順正理論》的評價，認為世親的時代，已經到了經量部與大乘瑜伽行派合流的時代，有部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也說明了世親在融合經量部與大乘瑜伽行派上的重要地位。而這樣的融合當然不是世親一個人就能完成的，而是前有彌勒、上座等上一輩的

師資，同輩有兄長無著及經量部的同門，論敵有有部的眾賢，才能使世親在時代的浪潮中，融會貫通有部經部與瑜伽，成了大乘瑜伽行派的主流。而瑜伽師與《瑜伽師地論》的古典價值，也經由世親的統合而更加明確化了。

參考文獻：

印順法師《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台北:正聞出版社, 1968)

印順法師編《雜阿含經論會編》(台北:正聞出版社, 1983)

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呂澂佛學論著選集一》, 山東濟南:齊魯書舍, 1991, 1-29)

勝呂信靜《初期唯識思想之研究》(東京:春秋社, 1989)

橫山紘一、廣澤隆之《瑜伽師地論梵藏漢對照藏梵漢對照佛教語辭典》(東京:山喜房, 1997)

聲聞地研究會《瑜伽論聲聞地第一瑜伽處》(東京:山喜房, 1998)

長崎法潤、加治洋一校註《新國譯大藏經: 雜阿含經I》(東京:大藏出版, 2004)

川越英真《dKar chag 'Phang thang ma》(仙台:東北印度西藏研究會, 2005)

高橋晃一《從菩薩地真實義品到攝決擇分中菩薩地的思想展開:以vastu概念爲中心》(東京:山喜房, 2005)

矢板秀臣《佛教知識論之原典研究》(千葉:成田山新勝寺, 2005)

吉元信行、加治洋一校註《新國譯大藏經: 雜阿含經II》(東京:大藏出版, 2006)

聲聞地研究會《瑜伽論聲聞地第二瑜伽處》(東京:山喜房, 2007)

YS:芳村修基〈The Denkar-ma (登噶目錄之研究)〉(《印度大乘佛教思想研究》頁99-199, 京都:百華苑, 1974)

向井亮〈《瑜伽師地論》攝事分與《雜阿含經》:從《論》所說之「相應阿笈摩」的大綱到《雜阿含經》的組織復原案爲止。附《論》攝事分與《經》對應關係一覽表〉(《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33-2, 1985, 1-41)

松田和信〈《瑜伽論》〈攝異門分〉之梵文斷簡〉(《印度哲學佛教學》9, 1994, 91-108)

荻原雲來(U. Wogihara)《梵文菩薩地經(Bodhisattvabhūmi)》(東京:山喜房, 1936, 1971覆刻)

V. Bhattacharya, *The Yogācār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 Part 1*,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57.

N. Dutt, *Bodhisattvabhūmi*, Patna, 1978.

A. Wayman, *Buddhist Insight: Essays by Alex Wayman*, Delhi, 1984.

Lambert Schmithausen, *Ālayavijñāna Part 1-2*, Tokyo: IBS, 1987.

K. Shukla, *Śrāvak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 Part 1*, 1973; Part 2, Patna, 1991.

Robert Kritzer, *Vasubandhu and the Yogācārabhūmi: Yogācāra Elements in the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Tokyo: IBS, 2005.

Florin Deleanu, *The Chapter on the Mundane Path Vol. 1-2*, Tokyo: IBS, 2006.

Giuseppe Tucci, A Fragment from the *Pratītya-samutpada-vyakhyā* of Vasubandhu,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0, 611-623.

LL: Marcelle Lalou, Les textes bouddhiques au temps du roi Khri-srong-lde-bcan, *Journal Asiatique*, 241, 953, 313-353.

Fumio Enomoto, Śarīrāthagāthā: A Collection of Canonical Verses in the *Yogācārabhūmi Part 1: Text, Sanskrit Texte aus dem buddhistischen Kanon: Neuentdeckungen und Neueditionen*, Gottingen, 1989, 17-35.

Lambert Schmithausen, *Sopadhikā and Nirupadhikā Bhūmiḥ, Papers in Honour of Prof. Dr. Ji Xianlin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0th Birthday (II)*,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697-711.

Yoshiyasu Yonezawa, *Pratyekabuddhabhūmi: Sanskrit Text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三康文化研究所年報》29, 1998, 9-25.